



### ‘皇帝’称号与先秦信仰崇拜(周新芳)

(2005-5-10 17:01:21)

作者：周新芳

其三是图腾崇拜，这里特指凤鸟崇拜。史载少昊氏以鸟为图腾，崇拜玄鸟。少昊氏乃东方部落，秦人亦属东来，不但崇拜少昊，以少昊为天帝，而且秦人还有其始祖乃女脩吞玄鸟卵而生的神话传说。许多学者认为，玄鸟就是凤凰。

《鹖冠子·度万》曰：“凤凰者，鹑火之禽，阳之精也。”“凤与皇(煌)通。陈烈先生是这样解释“凤”与“皇”的关系的：《周礼·天官》郑司农注云：“皇，羽履上……玄谓……染羽，像凤凰羽色以为之。”《周礼·春官·乐师》曰：“凡舞，有羽舞，有皇舞。”注云：“皇舞者，以羽履冒头上。”“所以皇字的初义为头饰五彩羽。”“祭天地时头冠羽饰，”盖古人所想象的天神，是戴着五彩之羽的冠冕，如开花的辉煌，所以周人总是称“上帝”为“皇天”。……这个皇字，该是戴着五彩之羽的天神。”<sup>9</sup>这样看来，凤凰便与皇天有了关系，凤鸟即是天神。秦人崇拜凤鸟。传说秦穆公时为其吹箫似风声的女儿弄玉建造了凤台，弄玉随凤凰飞去以后，秦人又为之立凤女祠于雍宫中。考古发现的阿房宫秦代瓦当图案是极典型的凤鸟太阳。凤鸟与太阳结台，体现出高贵和光明。凤鸟与生殖有关，凤鸟崇拜即祖先崇拜。凤鸟还象征着吉祥，《山海经·南山经·南次三经》中说：“凤”饮食自然，自歌自舞，见则天下安宁”。可见秦人的凤鸟崇拜与嬴政的“皇帝”称号也有着若暗若明的联系。

三

刘泽华先生曾经讲过：“皇帝制度的存在及其职能的实现，不仅仅依赖它自身所具有的物质力量，同时还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。”<sup>10</sup>嬴政称皇帝固有其自身妄自尊大、唯我独尊的心理作用，但也有其社会存在的理由，即先秦信仰崇拜所形成的民众认同心理。没有长时期的各种信仰崇拜的形成与发展，“皇帝”称号的确定就没有参照，也无法得到民众的认同。然而，民众的认同不止于信仰崇拜一个方面。战国中期以来，民众渴望消弭战乱，实现大一统，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帝王来做到这一点，应该“皇帝”称号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。

战国时期，是周天子的权威彻底丧失、“七雄”争霸、战乱不已的时期。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。战争的血腥残酷，使得思想家们大声呼吁消除战争，政治家们则在一段时间内致力于召开弭兵会议以制止战争。然而，战争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，另一方面也在促使当时的中国走向统一。《孟子》记述了一则有名的对话：孟子见梁襄王，梁襄王“卒然问曰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‘孰能一之？’对曰：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》）“定于一”是当时的天下大势，但在如何“定于一”的问题上，孟子说“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”，反映的是儒家的王道思想，当时比儒家更活跃更有影响力的法家则大肆鼓吹“以力服人”的霸道。王道与霸道之争是统一的手段之争，在统一的目的上两者却完全一致。无论是“以德服人”的王道，还是“以力服人”的霸道，都需要有强有力的英雄人物出来主持、推行；时代的需要是催生英雄人物的最佳条件。于是一个又一个英雄人物应运而生，他们有的是传说中的古帝王，如黄帝、尧、舜等，以前他们的形象是干瘪的，其事迹是扑朔迷离的，现在则完全不同了，其形象丰满而充实，其事迹详细而具体，成为战国时人人崇拜的大英雄；有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创立者，即有名的“三王”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，他们的伸张正义、统一天下、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的革命壮举，深得人们的嘉许、赞扬；有的是上一个时代的历史人物，如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、晋文公，他们称霸中原、一匡天下的事迹一再被传颂。这些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，经过晚周诸子们一番“整齐故事”的加工，连同文明草创肇始之际的“三皇”，再加上后来的“五帝”、“三王”、“五霸”，便构筑了一个皇、帝、王、霸的历史发展序列。皇、帝、王、霸代表了四个历史时期，也代表了四种治道、四种社会发展所能达到的境界，《管子·兵法篇》说的“明一者皇，察道者帝，通德者王，谋兵得胜者霸”，已分别指出了他们的各自特征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皇、帝、王、霸是“道”的代表者和传承者，他们对“道”的接受程度或落实程度是有差别的，以皇为最高，帝、王、霸依次等而下之，由此形成了一种“道”不是越来越明朗而是越来越隐晦的历史观。

[\[关闭窗口\]](#)

版权所有：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©2003-2007